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南 星 客



早上起来，这一天跟昨天或是前一天一点分别也没有，按熄闹钟，便开始梳洗。

我看这浴室的镜子里去。

我的天，我真的老了，我同自己说：乔硕人，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自己。

我用冷水拍打着肿了二十个巴仙的面孔，每天早上睡醒都似猪头，如果没有化妆品，别人不认得我不打紧，连我自己都怀疑灵魂在夜间出窍后没找回旧躯体。

正在化妆的时候……“乔硕人。”有人叫我。

我一怔，随口问：“谁？”马上笑出来。

谁？公寓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会是谁？当然是我自己，每次自言自语，都爱自称“乔硕人”，连名带姓的，如对小学同学般亲昵。

这一向我很疲倦，所以精神不大集中，我看腕表，要赶出门了。

车子在过海隧前排长队，左边面孔接收清晨阳光的洗礼，晒得激辣辣的，我趁这个空档检查开会的文件。

“——乔硕人。”我抬起头，左右探望，并没有熟人。

谁人叫我？明明没有人，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？我伏在驾驶盘上。乔硕人，你太累了，精神崩溃的前夕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想到这里，不禁悲凉起来。幸亏身后的车子响号，把我从自梦中唤醒，快快松手闸踏油门，一连串紧张的动作把悲秋的思维扫到天不吐，及时过海到公司。

我还没来得及放下公文包，同事老田就过来咆哮：“数字搞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前来查询呢，你看懂文件没有？”我看他一眼，丝毫不动容，“你声音太大，人太紧张，不是上上之才，当心爆血管，”与他做同事才辛苦呢，“我现在要开宣传方针会议，耽会儿见。”拉一拉丝袜，我走到会议室。

一坐下来，我的脑筋就关闭，装一个聚精会神的样子，开始休息，这种上乘内功，没有十年功力，还真的做不到。

我怡然自得地想：乔硕人啊乔硕人，连我都佩服你。

“乔硕人。”我陡然探向前。

这明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我明明听得他在叫我。

谁？这会议室里的人我都熟得不能再熟，他们的声音不是这样的。

我心头有一丝恐惧，这是什么声音？象武侠小说里的传音入密，我肯定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。

“乔硕人，我在同你说话。”我跳起来。

老板侧头看我一下，我连忙控制自己，端坐椅子上。

有人自今晨起就想同我说话，这会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我看不见他，为什么他可以自家里一直跟我到办公室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一切是否我的幻觉？我是否要静养一段日子？提早拿长假？老板低声问我：“乔，你没事吧，面色看上去很差。”我摇摇头。

会议程序第五项才轮到这一组发言，到时老板会得舌战群雄，我只

须在一边死命附和便行。

我吞一口唾沫。

“乔硕人，你听到我说话是不是？”我惊骇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不用开口，你只要心中念一遍，我便可以接收到你要说的话。”我睁大了眼。谁？我不可置信地问：谁在那里恶作剧？一定是小三小四这两个家伙，我忽然愤怒起来，这两个臭蛋，一直搅无线控制的玩意儿，上天入地，什么都有，又会自制偷听器，了望镜，一整个天台都是新发明，玩儿上瘾来了，竟敢太岁头上动土！

“不，我不是小三同小四。”我张大了嘴。

你是谁？我想些什么，你都知道？“是，我全部都接收到。”不可能！我站起来，装作上洗手间，在走廊里找遍全身，什么也没发现。

我紧握拳头，低声喝道：“说，偷听器放在什么地方？”轻笑。

“你没有说话，我何须用偷听器？”那倒是真的，但也许有偷听思想的仪器。

“那人类要到二十五世纪才能发明。”人类？我贴在墙壁上，倒抽一口冷气，“你们不是人类！”“乔硕人，”语气很兴奋，“我们终于找到适当的对象了。”“你们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有人来了，噤声。”我转头，看见制作组的玛丽走过来，见到我，打个哈欠，“真闷。”她说着推开女洗手间的门进去。

“你们是谁？何必偏偏选中我？”“乔硕人，你别嚷嚷好不好？唉，人类的交通办法真笨，无端制造无限噪音，我同你说过，你只要把要说的话思想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接收得到。”“你可以收到我所有的思维？”我掩上嘴。

“你不必花容失色，你的思维杂乱无章，非常复杂，大部分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我们只收取有用的几段。”“那么我的往事你们追查得到吗？”

“乔，你跟谁说话？”玛丽出来问。

我转头，“哦，哦，我在自言自语。”“乔，放松一下，别太紧张。”她拍拍我的肩膀。

我待她去远后说：“先生，我现在要回去开会，你别再骚扰我。”我回来会议室。

老板正在被总经理手下的红人炮轰，我默不做声。这世界上有什么见义勇为的事？他拿的薪水比我高，他活该当炮灰。

那声音又来了：“你应该帮他说几句话至少你的英语比他流利。”我“想”：“你错了，第一，他最恨我的英语比他流利。第二，我在这里不过是旁听性质，没有资格发言。第三，我何苦去得罪别人的大老板。”他没响，过一会儿见他说：“那么，你在这里，人云亦云，岂不是混饭吃？”我听了之后鼻子发酸，说得好，谁说我不是混饭吃。

“你没有抱负。”“小时候有的——看，我在开会，你老兄别骚扰我好不好？”“他”是那么好奇，什么都想知道。

散会的时候，我老板面如土色，他不是个坏人，但是也轮不到我来同情他。

我回自己的房间，老田过来又罗嗦我。这个人自以为是文武全才已有好几年，一张嘴巴不停的教育他的上司平级下属，这个乡下人。

我始终不想与他吵架，自顾自收拾桌子的杂物。声音说：“叫他闭嘴。”我微笑，“不行的，”我在心中说：“不能跟同事吵架，不能同他们斤斤计较。”

我抬起头，看看老田，“嘿，你也应该累了，喝口水再说过如何？”他悻悻地看着我，没奈何，回到自己的阵地去。

“你倒是很大方呀，忍着他。”老实说，他说些什么，我根本没有听到，我只听到一阵嗡嗡，我平时的事还不够多，还不够烦，还去理他，简直自寻烦恼。

电话铃响，我接过，是我母亲。

“硕人，明天晚上是你二姑姑生日——”“我没有空，”我马上说：“无论什么人结婚生日儿子满月乔迁之喜寿终正寝我都没有空。”“硕人，你这个人——”“我没有空，妈妈，我在办公，下班你再打电话给我，再见。”我放下话筒，用手捧住头。

“这样，是对母亲之道吗？”声音又来了。

他妈的，简直象我良知之声。

我骂：“闭嘴！”“啧啧，太没修养。”“你为什么上我的身？”我责问：“现在是午餐时间，让我们把话说清楚。你到底是谁？”“我自天际来。”“多少年的旅程？”“噢，你应对很流利呀，你并没惊惶失措。”我有点得意。“我是卫斯理的忠实读者，我受他的哲学影响至巨，我相信他所述故事会得发生在任何一个地球人的身上。”“他”笑。

“你听上去不像有恶意，你不想侵略地球吧？这么落后的星球，对你们毫无用处。”“白老鼠也够落后，你们的科学家对白老鼠却那么有兴趣。”我反映一丝恐惧。

“不要怕，我们不会残忍到像你们那种地步。我只是前来收集地球人的思想路线。”“你是谁，你们一组多少个人？”“我的名字叫南星七号。我有三个助手，是你们所说的机械人。”“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我问。

“你的好奇心不在我之下，你是我遇到的地球人之中思想最易沟通的一位，现时我在地球上。”“你有仪器可以截收我的脑电波？”“好家伙！”他称赞我，“真聪敏。”这得多谢老卫的科幻小说。我叹口气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运气，芸芸众生，他居然选中了我。

“但是我们没有‘机器’，用来截你脑电波的，是我的电波。”我诧异得不能再诧异，“什么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整个人是一束游离脑电波？”“不不，我们没有进化得那样，我们仍然保留躯体。”“啊，”我马上说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：你们可以随时灵魂出壳，脱离躯体？”“好，说得真好。”我吁出一口气，“你的身体在哪里？”“你何必要知道？”“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”我讽刺他。他有些尴尬。

“你的身体可不可以换？”我极有兴趣，“来，告诉我，我很想知道。”

“他”似乎有点害怕，“你这个人，胆子生毛，看到我的躯体，你会害怕，别太好奇。”我问：“你是忠的还是好的？”“你说呢？”“每个人都有奸一面，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绝顶的好人。如果你收集足够资料，我希望你可以离去。”“我不会妨碍你。”他保证。

“会的，我很重视私人时间，请你尊重我的自由。”倒霉，我甚至不能报警。

“你健谈，我知道人类并不是每个都像你这么健谈。”是吗，我无奈，或许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寂寞。

“你的资料收集要多少时间？”我问。

“三天，四天，以你的时间来说，自然。”我还是不大相信他，“你说你

叫南星七号？”“是。”小三小四，要是给我发现是你们捣鬼，把皮不剥了你们的。

“要是小三小四有这种成就，他们早得了诺贝尔奖。”我抬头一看，两点钟。

女秘书传我：“张先生要见你。”我才记起我没有吃午饭。

我推开老板的房门，他面孔如被炸弹炸过似的，如一幅颓垣败瓦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假装关心。

“乔，我今天下午递辞职信。”他捂着面孔。

“什么？”我还以为他靠这份工作养家活儿，就算给人掌掴也不敢出声，谁知他终于起了血性。

“我无法应付他们，真的，乔，他们不放过我，一定叫我要做替死鬼，就算我不走，他们也会辞退，况且我实在受不了凌辱。”“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凌辱你，你凌辱我们，”我第一次对他说出肺腑之言“这里不大开除人，你同我放心，千万别辞职，风大雨大，外头哪里这样的优点去？”他抬起头，“乔，我已决定要辞职。”我很不忍。

忽然南星七号对我说：“别同情他，他早办好了移民，下个月要动身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去了。”我睁大眼睛，老张这只老鼠！

但是我不动声色，立刻长长地叹一口气，“那也没法子了，我还有一些事儿要做。”我作势要站起来。

“乔，”他唤住我，“我走了以后，你恐怕很难站得住脚，这一年来作你的老板，不能不提醒你一下。”我立刻觉得不妥，警惕起来，看住老张。

老张闪过一丝尴尬。

他在大老板面前说我什么？南星七号说：“他把所有的过失推到你头上。”我问：大老板相信吗？这种事，当然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

“屎！”我站起来走出老张的房间。

我问南星七号：“大老板会拿我怎么样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什么意思你不知道？”我愤怒地责怪他，“你不是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的大能太空人吗？”“我的天，发脾气了，你们地球人的生活演技都一流，应该对我也客气才是。”我还没坐稳，就被宣召去见外国人。

外国人很客气，三言两语，就暗示我放假。

我按着桌子，刚要立起作伟大慷慨激昂的陈情，南星七号说：“乔硕人，别轻举妄动。”我扬扬眉。

“不必申冤，这个时候，他不会听你的，吃亏就是便宜，权且忍他一忍。”这样的劝告自然是忠告，我心头一热，便发作不起来。

外国人说：“乔，你们那组屡次犯决策上的错误，间接导致公司经济上的损失，老张已决定辞职，至于你，为方便把事情调查清楚，最好放假。”我还没开口，南星七号便说：“答应他。”“好，”我说：“我放两个星期的假。”“放够一个月吧，乔。”“好。”我说：“我相信你们会作出公平的处理。”我作出一副坦然状。

南星说：“他很欣赏你的态度，他觉得你有些量度。”我站起来，“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去收拾收拾。”今天真热闹，我想，工作被停牌，思想又被外星人占据，乱成一团。

玛丽追上来，“怎么一回事，你老板辞职，你被逼放假？”“我是无辜的。”“乔，不是我说的，你确实办事不力。”玛丽责备我，“成日吊儿郎当

的。” “幸亏如此，才做得到今天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老张的脾气，他根本不容人，我事事任他独行独断，才得挨到今日，有谁真要帮他忙为他好的，早就被他轰走，他在上，我在下，公司又调我同他搭档，我也问过可不可以同他合作，大老板说 NO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只好看着他盲人骑盲马，跌了落山坑。” 玛丽点头说，“讲得对。” “我天天朝九晚五在这里，是他不派工作给我，这还不止，每个月就骂我没有成绩，他什么都不让我做——我怎么会又成绩？神经病。” “那你现在打算怎么样？” 玛丽同情我。

“放假呀，等外国人查清楚是不是我的过错。” 玛丽说：“那么不如另外找一份工作算了。” “现在不可以，我一向不作弃保潜逃这种事，至少要待他证明不是我的错。” 我停一停，“这是原则问题。” 玛丽说：“老张这个人，连我们都知道他什么都一把抓，没升级之前功夫不多，他一个人还应付得来，升了之后两只手哪作得了那么多，又不信人，又爱搞政治……做他伙计真倒霉。” “还不时威吓人呢，这叫出老板粮，受伙计气。” 我叹口气，“玛丽，你的老板不错。” “他自不做，倒是肯让我做，也相信我。” “老张呢，自己不做，也不让人做。” 我苦笑。

玛丽说，“好了，你就休息吧，公司有什么消息，我打到你家里去找你。” 我拍拍她的肩膀。

开车回到家，才发觉有五点钟了，我连午饭都没有吃。连忙到厨房里煎鸡蛋。

“你要小心保重。” 南星七号说。

我叹口气：“地球人不好做。” “为什么不大量采用电脑？这就可以避免人事上的斗争。” “到时还不是为‘我的电脑比你的强’诸如此类的芝麻绿豆炸起来。” 我叹口气，“这是人的劣根性作祟。”

2

他不响。

“我很烦，你为什么不去找别的地球人作样板。” “我找过。” “你找了谁？” “一个超级强国的政治家。” “啊？谁？” “我不能向你透露。” “死相！” “他也有很多的烦恼，我把我们三日来的思想交流全部记录下来，他一直以为自己神经衰弱，有两个他在心中作谈话。” “你看你捣的鬼。” 我好奇，“他多数想些什么？” “他认为作人完全跟作戏一样，需要好的剧本，庞大的制作费，优秀的导演，最佳拍档，否则吃不消兜着走。” 我用中指与食指一扭，发出响亮的声音，“我知道，他是——” “嘘，乔硕人，嘘——” “还有，你还访问过谁？噢，做你真好。” “我访问过一位最红的女演员。” “哗。” “她结过八次婚，今年五十岁，但仍然在追求真爱。” 我问：“你觉得她是否愚昧？” “我很佩服她。” “我认为她很可笑，” 我说，“一个人做事要依年龄智力而为，维持一些童心固然好，但太过天真，真不敢恭维。” 他不出声。

“你有什么意见尽管说，不必对我圆滑。” “你不也正在追求完美的感情生活？人家只不过比你大了二十多岁。” “什么？” 我跳起来，“谁同你讲我在追求完美的什么？” “不必否认了，我可以读出你的思想。” “真卑鄙。” “一个顶尖的科学家也这么说。他致力于一个方程式三十年，我一看就知道未知

之 X 与 Y 是什么，顺口说与他听，他骂我卑鄙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他以后的三十年，变得无事可做，失去精神寄托。”我呆在那里，然后大笑起来。

“所以不要为失意难过，只有失意才能衬出得意，只有黑色才显得白色可贵——”我接上去，“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每一朵乌云都镶有银边。失败乃成功之母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咄！这种道理谁不懂得，还要你教呢，见你的大头鬼。可是打击来的时候，不是理论上几句空言可以解决问题的。”“为什么不找知心的朋友谈谈？”“我没有知心的朋友。”“真奇怪，”他讶异，“你们地球人都这么说。”“是的，其实没有如有朋友，只不过有些人喜欢与其他人在一起热闹，有些人不愿意。”“你呢？”“一时一时。”我说：“在得意的时候，我喜欢见朋友，不得意的时候，情愿一个人。”他莞尔，“看来你没有什么朋友。”我沮丧地，“这些年来，我没得意过。”他哈哈地笑起来。

我抬起头，“你在什么地方，你是谁？你打什么地方来？太不公平，我想什么你都知道，你想什么我却不知道。”他叹口气，“你想拥有这种异能？”我一怔，摇摇头，“不，我不要知道别人想什么，人与人之间，还是客气点的好，保持距离。”“连你爱人想什么，你也不想知道？”“更不要知道。”我笑，“他说什么，我就听什么。”他沉默一会儿，“你是一个有趣的女郎。”“你自什么地方学来的中国普通话？”“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话，你感觉得到而已，你是那个地方的人，就感觉我用那种语言同你交谈，就像你自言自语一样。”“很奇妙。”我赞叹。

“谢谢你。”“你在地球哪一角？”他不答。

“来，说来听听。”他不答。

“你长相如何？卖相可好？”我又问。

他还是维持静默。

“喂，你不能一躲了之，我要知道的事太多。你有没有点铁成金的本事？你的心像不像小王子？你的基地设备如何……喂，南星七号！”我在脑中搜索他。我有种感觉，我知道他在那里，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在那里，只不过他不一声。

门铃响，我去开门。

小三小四欢呼，“表姐，我们经过这里，顺便看你在不在，请我们吃冰激淋。”他们冲进来。

“干嘛没精打采？”小三问。

“我要失业了。”“另外再找一份工作好了。怕什么？”小四说：“这种事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没有啥子大不了的。”我啼笑皆非，“战争也不过是发生在每个人头上的事，你怕不怕？”他们取出冰激淋汽水做苏打吃，一边笑一边劝解我，“两者不可混为一谈。”我心念一动，“最近发明些什么？”“电动滚轴溜冰鞋。”“多原始，外国早有了。”“但香港没有。”小三挺胸。

“用什么发电？”“汽油。”“汽油搁哪里，扛在背上？一升走几公里？重都重死人，弄得不好，炸起来。”小三小四顿时没了胃口，“全给表姐说中了，这些技术上的问题，犹待一一克服。”我忽然听到一阵嘻嘻笑。

我立即呼召他：南星七号，我知道你在那里，快快回答。

他没有回答，我有点生气。

小三小四躺在沙发上，空气中洋溢着他俩身上的汗味，我觉得有种安全

感。结婚生子真好，一晃眼孩子这么大，可以聊天可以解闷，且又永远忠心，一家子的关系才是最密切的。我随即想到自己也是别人的孩子，却一年不会一次家，顿时笑出来。

人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总要活到最后一天，曲终人散。

南星客，你会不会觉得地球人的无奈悲哀无助？我把一只沙发垫子压在半边面孔上，本来是假寐，后来听到小三小四俩个家伙扯起鼾，不知怎地，满怀心事，居然也堕入梦乡。

做了许多毫无新意的恶梦，睁开眼睛，听得小三小四在淋浴，一边哗啦哗啦的唱歌，小四在开了唱机，对牢镜子跳舞，我看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，顿时把世上不愉快之事忘却一半。

“吓死人。”“嗯？”我扬一扬头，转头去找说话的人。

“你们的梦真是吓死人。”是南星客，他回来了。

“什么吓死人。”我说：“别装胡羊了，这些梦全是你们在装神弄鬼，是你们把恶梦传入我们脑袋。”“什么？我们从来没有梦。”“多单调，我们纵有千般不足之处，却还能做梦。”“你做梦的当儿，碰巧我的波段切入，碰到那些有情有节可怕的想象，吓的我一身冷汗。”“是吗，我做梦做到什么？”“你忘记了。”“一干二净，这是人之所以可以活下去的原因，我们的记忆很短，”我叹口气，“不太记恩，亦不记仇。”他默然。

小三小四用大毛巾擦着头出来。“表姐，你同谁说话？”“我？我没有，我自言自语。”“表姐，工作丢了再找一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你太好强太紧张。”我点点头。

他们挽起带来的包包，“表姐，谢谢你招待，我们先走一步。”“你们去哪里玩。”“的士高。”他们笑。

“啊。”“表姐，振作点，给你发明一件新的玩意儿解闷如何？”“我要一种飞行器，可以使我振翅高飞，永离浊世。”我舞动双臂作飞行状。

小四笑：“如果不是你，表姐，我会劝那个人二十六楼跳下去，那真的可以永离浊世了。”我白他一眼，“乱讲。”“表姐，别胡思乱想，改天再来看你。”我送他们出门。

“你的人缘很好呀。”我笑一笑，“你真认为如此？”“与你接触的人都不讨厌你，他们心里喜欢你。”我想一想，到了二十五世纪，如果人类真的可以截收对方的思想，那岂非天下大乱。

“不会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我扬一道眉毛。

“这跟雷达及抗雷达器一样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到时自然会发明一种过滤思想的仪器，只让可以公诸于世的思想给对方接收。”我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天呀，太荒谬了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会更进一步的虚伪？”“是。”我拍着大腿，“你真有趣，南星七号，我愿意同你做朋友。”他来不及地说：“我也是。”“你今年几岁？”“我？岁数？我没有岁数。”“你会不会死亡？”“不，我们不会死亡。”“呀，那多可怕。”我说：“永远永远地活下去。”他有点无奈，“是。”“你岂不成了千年老妖精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不，我的记忆中资料每经一端时间，必须注销。”“你们跟电脑一样？”我不明白，“没有用的资料便抹净……那活得有什么意思？譬如说我，我脑中充满了毫无用途但对我来说却珍贵不过的记忆：十二岁生日哥哥送礼物的情形，第一次同男孩子约会，求职成功；大学毕业……都给我生活增添温情，我才不愿洗掉这种记忆。”“但这是浪费。”“什么叫浪费？什么叫值得？什么

是真？什么是假？只要当事人觉得满意，谁管得了？”又不响。

“你们是否生活在一个严格理智的社会中？”他不作答。

“人类很冲动愚蠢，我承认在极端恼怒的时候，我也曾说过‘我要移居别的星球’这种话，但实在我并不讨厌地球。尽管许多人挨饿，许多人打仗，但这是个美丽的地方。”“我大约看过你们的城市。”“你去过威尼斯？嘎？当潮水涨时你可到过圣马可广场？夕阳时的金黄荣耀可有给你至深的印象？每当我低潮时，我必然想起世上美丽的一切：婴儿的笑脸，毕加索的画，蒲昔拉蒂的珠宝，春日之草原，人类的勇敢固执——我们生命短暂？不要紧，第二代第三代无数的后代会被生下来继续我们的志愿。世界仍是美丽的。”我长长叹出一口气。

南星笑。“在低潮的时候想想远一点的事，未尝不是正确的做法。”“你不相信我相信世界美丽？”“你心中尚有许多疑惑。”“你真是我的‘知心友’。”我又忍不住刻薄他。

电话铃响。

我去接听，欢呼：“世民是你。”“你怎么不办公？在家里做什么？”“我要失业了。”“出来玩，别担心。”他说：“那种工作又养不肥人。”“今天我倒是需要你。”我笑。

“晚上八点，我来接你。”“一言为定。”我看看表，还有一个钟头可供我妆扮。

南星问：“你要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吃饭，跳舞，胡闹，随便那里。

“那个世民是谁？”又追问。

他开始像我的妈，地球人的通病看情形他全有。

我不回到他：但回不回答，我都逃不过他对我的思想追踪。我尽量想些无关紧要的事。

做人的快乐靠成就感相助。

大学毕业，工作上胜利，有异性追求，都属成就，都带来快乐。

我在淋浴的时候问：“喂，你只是感觉得到，是不是？你没有‘眼睛’吧？”他不屑的说：“地球人的裸体有什么好看？”我放心了。

“你们的身体怎么样？”“你问过好多次了。”“是不是八爪鱼般有无数触角？”他仍然不回答。

我穿起我认为最漂亮的一袭旗袍。

“你并不喜欢谭世民。”南星七号说。

“我不喜欢他，难道喜欢你？”我抢白他。

他没有声音。

我怕伤害他，连忙补充了几句：“至少他是活生生一个人，你呢？你是琵琶精还是蜘蛛精我都不知道，或许你只是我的幻觉，魔由心生，佛家自古有这句话。”又自觉越描越黑，很不是味道。

“乔硕人乔硕人，我真拿你没办法。”我跟谭世民坐在豪华法国饭店里举杯喝香白丹酒的时候，心头着实宽了一点。

明天的忧虑自有明日当。

“你今天很美。”谭世民一点新意都没有。

跟不同的女人来同一个地方说同样的话，是他的拿手好戏。

以前我总不肯答应他的约会，使他心痒难搔，越发要隔一阵来约我一次，男人泰半是这样。

“告诉我，今日何以给我这种荣幸？”他问我。

我据实而答：“今日肚子饿。”“硕人，你几时老实一点？”“你喜欢老实的女人吗？失敬失敬。”“你总不替我留点面子。”他抱怨时倒有几分诚意。

我说：“别失望，我不再抬杠就是了。”“你不捣蛋，又不像乔硕人。”“你说做人难不难！”我大笑。

“隔那么一段日子不听见你那爽朗的笑声，就禁不住想念，要把你找出来。”“人人都说你是花花公子，我瞧你活脱脱是五四时期的诗人。”我打算在饭后就各奔前程，他留我。

“我叫水手把船驶了出来，我们出海去逛一会儿。”“海风腻答答的，改天吧。”“硕人，我不会非礼你的。”“我不是怕那个，只是不惯。你说我是土豹子也罢，一是不刷牙在床上吃早餐，二是穿晚礼服站礼服站甲板上，我都不喜欢，怪透了。”“那么到我家去听音乐。”“改天再约好不好？为什么这样难舍难分？”我诧异。

“我喜欢听你的怪论。”“哦，”我点点头，“原来我有这个好处，我是个怪论专家。”“硕人，你都二十七了，你不怕？”“怕又怎么样？难道怕了你会娶我？”我笑着说：“那么多女人都颠着屁股来讨好你，不少我一个，我们是君子之交。”“嫁了我你至少可以扬眉吐气。”“真正能够为我扬眉吐气的是我自己。”我说：“你少在我面前耍这一套，那些小掘金娘子吃得侬死脱，不代表我为卿狂。”“我这就送你回去。”他有点生气。

“对了。”我笑。

“你有虐待狂。”他赌气，“踩我来自我满足。”“你有被虐待狂，”我笑？“送上门来任我糟蹋。”

3

肉麻。

什么？我问。

肉麻，乔硕人，你肉麻当有趣。

是南星七号的评语。

不管你事，我说。

谭世民送我回家。

落妆时有一丝失落。热闹过后，仍是落寂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聚了也是白聚。

“怎么样？”南星讽刺的说：“跟没有感情的人在一起，说虚假的讨好话，装出爽朗的笑脸，事后多么空虚？人家欢场女子身不由己，你是何苦来？”他听上去像我的太婆。

“忠言逆耳。”他叹口气。

我躺在床上想：如果南星七号是地球人，他会长得什么样？相由心生，一定是个书呆子，架一副近视眼镜，对任何人都谆谆善诱，但逢人都把他的忠告当耳旁风……我笑出来。

“哼！”南星七号不服气。

“最好的办法便是带我到你的基地去参观一下，顺带亮一亮原形。”我说：

“事实胜于雄辩。”我睡不着，听录音带。

白光的声音唱出“……眼波流，半带着，红的灯，绿的酒。。”我陶醉在她的歌声里，觉得自己真不失为一个幸福的人。

“为什么一个女人的歌声能另你这么高兴？”“你不会明白，地球人并不如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一本好的小说，一首好的歌，都能另我们高兴。”我转一个身：“我要睡了，如果你怕我的恶梦，最好暂时回避。”我闭上双目。

白光唱下去：“假惺惺，做人何必假正经，你想看，你要看，你就仔细的看看清，一本正经，何必呢，你的眼睛，早已经溜过来溜过去，去偷偷地看过不停。。”我窃笑。南星七号可听得懂这首歌？“……红着脸，跳着心，你的灵魂早已经，飘过来，飘过去，在飘飘飘个不停……”我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一到七点半自动睁开眼睛。

放假，我同自己说，总得有个计划，整整三十天难道就这样让它白过了不成，一年也总共得三百六十五天。

可惜此刻天气这么热，不是旅行的好季节，不然可以在近处走一走。

从来没去过东南亚，同事常说槟南有个沙滩很美，也许应当去见识见识。

坐在早餐桌子上，我显得非常无聊。

“早。”“啊，早，你来了。”敢情好，他不用采用交通工具，一下子飞越数千公里，来到我家，且不用拍门，直出直入，多么简单敏捷。

我随即想到，我们人类旅行，也应当这样一瞬间就可以到达，反正老板要的也不是我们的肉体，只要精神到办公室就可，免除舟车劳顿之苦。

那么在办公室里隔些现成的躯体，每天有人打扫，像打字机写字台一样，每间公司必备，谁用都不打紧，谁的脑电波控制这些躯体，就做什么样的工作。

多棒。

“乔硕人，你的想象力真丰富。”“真的，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臭皮囊上，划不来，每天去上班，挤在车上就两个小时，这些时间应当省下来学习，或是生产。”“你真是个工作狂。”“没法子，习惯了，改不过来。”我耸耸肩。

他笑。

我想起，“南星，今天是你第二天做记录，你还剩下一日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你老板一共给你多少天做这项实验？”“你们的时间，约一个月。”“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够？”我讶异。

“你们地球人研究一只蜂巢需时多久？”我不理会他声音中的蔑视，“一百年还不够，有很多细节一辈子也得不到结果，你应当向你老板申请多些时间，要不就是他看不起你，派你来这个落后的星球，”我笑，“我相信别人一定得了好差使。”“你这个女人……”他跳起来。

“你想令地球人自卑？仍需努力，哈哈哈哈哈，挑拨离间，无中生有，推倒油瓶不扶，隔岸观火，那真是我们全褂子的武艺，这样吧，咱们谁也不要看不起谁，好好地做朋友，如何？”他怔住半晌，出不了声。

我象打电话找人那样叫：“喂喂？”“别的地球人，没有你这样调皮捣蛋。”“我不喜欢你挑剔批评我们，”我说：“落后有落后的乐趣，咱们又不妨碍你们，你如果肯停止表演你的优越感，我也就不同你抬杠。”“好好好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电话铃又响。

会不会是谭世民？我取过听筒。

“硕人？”我马上认出是周志恒的声音，这次是真的开心。

“志恒，你也不来关心我一下，我要失业了。”“小三小四说你差点没哭出来。”“这倒没这么严重，你怎么安慰我？”“你还需要我的安慰？”他冷冰冰的，“争着来讨好你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”“志恒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，你何必假装对我冷淡？我知道你的心是热的。”“你真肉麻。”志恒说：“汗毛都给你说得紧起来。你什么年纪了？几时长大呢？”“你替我担心？”“我为什么替你担心？”“那你为什么打电话来？”“是不是嫌我多事？”“出来散散心如何？”我问他。

“没有空。”“周志恒，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”“大热天时，”他说：“到什么地方去？”“周志恒！”他笑，我恨得牙痒痒地。

“那还得等我下班再说。”他说：“我过一刻再给你电话。”我吁一口气。

从来没见过比他更难捕捉的男人，滑不留手。条件也不是那么好，只不过孤傲的书生气实在够吸引，明知即使嫁给他还是要吃苦的，不过还是忍不住要同他来往。

“啧啧，矛盾。”南星又有意见。

你懂什么。

“为什么我不懂？你喜欢这小子，是不是？但又不甘心他没有成为你裙下不贰之臣。”“好好好，算你什么都知道。”“A君跟B君都不是你理想人选。”“难道踏破金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废功夫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？”我大笑，“那个人不会是你吧？”“喂！”我收敛笑容：“不准批评我的男朋友。”“什么都不准批评？”“对，我的劣根性根深蒂固，绝不接受批判。”“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调皮的成年人。”“我受了刺激，举止有些反常，平日也还不至于这样。”南星说：“在我们那里，生活非常沉闷，也没有人像你这么活泼可爱。”他言下有无限遗憾。

我又忍不住笑出来。

“你真爱笑。”“我又不能哭。”我反驳。

他不回答。

“如你不嫌我们落后，你可以留下来。”我说。

“你心中对我一丝害怕也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“你相信我是外星人？”“相信。”“那为什么不怕？”“大事避无可避，要怕也怕不来，要是南星人决定要侵略地球，我们不如顺其自然，我情愿对牢一只甲虫尖叫害怕。”“你真的想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？”我有一丝意外，“你打算告诉我？”“今夜我告诉你。”“你明知我今夜约了周至恒。”他很坚持，“今夜，你推掉周至恒。”“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等这个约会已有一年，你这个奸人！”他狡猾的说：“乔硕人，选择在你。”“为什么这样卑鄙？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他咕咕的笑，“没有选择，不见高贵。”“哼！”我说：“我管你从哪里来，我不感兴趣，我还是得去见周至恒。”“我不相信，你言不对心。”也只有他知道，“你太不公道，我怎么知道你的大本营是否精彩？”“何必再加考虑，跟男朋友吃饭，天天都可以去，你不是时常有机会看到外心人的基地。”“在什么地方，如果在荒山野岭，我才不去，治安太坏，单身女客有事没事，最好别往外跑。”“你放心，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。”“那志恒会打电话来。”“那你真要想清楚了。”“你不是好人，南星七号。”“还不都是跟你学习。”我气结。

我说：“我最恨别人威胁我，我想你大概还没有搞清楚我的脾性，太不幸了，南星客，我决定赴周至恒的约，因为我喜爱那个男人，对不起！”“你！”我瞪‘他’一眼。

“上天入地，我管你从什么地方来，”我不屑的说：“大不了火山，或是深水底，在小说中看过千百次，你那宝窟未必有小说中十分之一精彩。”“你会后悔的。”他非常赌气。

“我后悔？打十二岁与父亲吵架，给父亲敲一顿板子之后我没有后悔过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学艺不精，从头来过，我会为这种小事后悔？我连眉头都没皱过！”这是真话，我可以感觉到他为我的倔强震撼。

我扁扁嘴，“这算什么！你没有见过秦始皇的兵马俑？也因同样的意志力建造成功。

一个月我们的时间就想为地球立论断，看来你们除了交通工具比较发达，偷听器设计精美，其余一概马马虎虎，谈也勿要谈。”他不见了。

“喂……”他没有回答我。

我说：“根本不是做大事的人，动不动闹意气失踪，你只剩下一天半了！”他还是不回答我。

周至恒下午没课，他通知我来接我出去。

见到他还是高兴的。

他埋怨，“谁像鸟那么空闲，有事没事找人玩耍。”“周，你不知道我推掉了多么重要的约会才见到你。”“大不了是谭某约会。”他夷然。

“不是那个谭世民。”我说。

“幸好你说不是，拿他来同我比较，我吃不消。”“人家听你这口气，会以为你吃醋。”他笑，“我知道你要我去跟谭氏拼个你死我活。”我不响。

“女孩子都像一个师傅交落山的，都惟恐天下不乱。”我想到南星客，他的基地到底在哪里？推掉他的约会，不知他是否真的生气，看样子他要冷我一冷，也许适才我对他是过火了，心中不禁闪过一丝悔念。

我老是学不会温柔之道，唉！

“……硕人，你在想什么？魂不守舍？”“没有什么。”“丢了工作大不了找一份，明天开始买份南华早报看看。你这个人，说你大安主义，一下子又满怀心事起来。”他也有点不安，“出来了就高高兴兴的玩。”我唯唯诺诺，“是。”“真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”“至恒，假如有一人，他真的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会作何反应？”“那好呀，天涯何处觅知音。”“不，是真的你心中每一件事他都可以知道。”至恒一呆，“太了解也不好。”“我的意思是，那个人有异能可以知道你心中每件事。”至恒倒抽一口冷气，“那我逃还来不及，那太可怕了。”我觉得也是。幸亏南星客还有一天半就要告别回老家去。

“硕人，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至恒笑。

但心中又依依不舍，因为南星客断然不会泄露我心中的秘密，能得一知己无所不谈，夫复何求。

至恒说：“硕人，你今天真的心事重重。”“我们到什么地方去？”“看展览，听音乐吃顿饭。”我有点失望，这么乏味？以前会觉得志恒懂得生活情趣，现在忽然认为他生活圈子异常狭窄，又自我中心。

正如谭世民宠坏了我，我跟着宠坏了至恒。说不定多出去几趟，世民也会觉得我无聊。

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。

至恒问：“你这么一整晚都是呆呆的？”“我……呆？”我睁大眼睛。

“而且精神恍惚，在想什么？”坦白地说，我在想念南星，他的本家，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有些什么仪器设备，是什么形状？他有没有同伴？唉，真

的不应同他斗，我对他太有兴趣，是斗不赢的。

“乔，你像灵魂出了壳似的。”“什么……？”我抬起头。

至恒为之气结，“你这个人，我给你气死！是不是推掉了谭世民，现在心有不甘？”“谭世民？”我茫然。

至恒怒说：“看看，白痴女一样。”“送我回去吧，至恒，我今天不大舒服。”“我不相信，你有什么心事，非得说我听不可。”我奇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的心事又兴趣，你不是一向对我的需要漠不关心吗？”他不出声。

以往至恒最喜欢说的话包括了“女人还不是希望男人娶她们，老是结婚结婚结婚，女人都是有潜质的女结婚员”之类的侮辱性见解。

不知恁地，以前我努力的包涵着他，并且小心翼翼摆脱小女人形象来讨好他，在他面前，完全平等，出钱出力，乖的像个灰孙子。

今日我发现，周至恒是个贱人，对他好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在那个过程中，我成了他呼之即来的女奴。

女人还是像女人的好，维持小器本色有啥不对？不要为什么人改变什么，尤其是我并不想同他结婚。

我说：“送我回去吧。”“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你要到啥地方去白相？别装出一副闷样好不好？给别的女人知道了，我二十年道行毁于一旦，我受不了。”“请送我回家。”他也光了火，不再耍嘴皮子，“呼”一声开出车子，就送我回家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奇怪，三年来我都视周至恒的约会为最佳娱乐，甚至在适才未出门之前，还这样以为着，但一刹那我自魔咒中解脱出来，我自由了。

在家里我夹好三文治往嘴里送。

在南星于他之间我竟会选了他，如今铸成大错。

“算了。”算了？哼，南星又不知几时再出现呢。

“我一直在这里。”鸡蛋三文治在我喉咙里险些呛住。

南星！我大喜过望。

4

“玩得不痛快？”“少讽刺我了，南星，我出去兜个圈子就回来了。”“周至恒比谭世民更差，这种人一点诚意都没有，就会占女人便宜。”他酸溜溜的说。

我笑，“我眼睛鼻子嘴巴都在原地，也没损失什么，别替我担心。”“自尊，你损失自尊。”我静下来，过一会儿说：“我有时候会觉得寂寞，市面上没有什么好的男人，周至恒他私生活还算检点，我总共也不过他这么一个朋友，也无所谓什么自尊。”“像你这样活泼开朗的人也会觉得寂寞？”“南星，有你就觉得不寂寞，”我忽然冲动兼夹诚恳的说：“你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”他啼笑皆非，“我听说过，你们人类最好的朋友是狗。”“狗是很好的。”我不会在他面前说狗的坏话。

“我像狗吗？”他微愠。

“你是你，但我不会轻视狗只提供的温情。”我说。

“比人好？狗至少不会出卖你？”我笑。“很多人这样埋怨，但不是我，狗是狗，人世人，南星，你是你。我再生人的气，也不会把他们比狗，这对自身也不公平，况且狗只这么可爱……所以人类的嘴巴……南星，请勿多心误会。”“你们找朋友真的如此困难？”“嗯，相信是宇宙性的难题。你们是不是群居动物？你们有没有社会？你有上司，那么说来，你们也有组织，换句话说，亦有人事，如此看来，也应有人类的烦恼，是不是？”他默认。

“你有朋友吗？”“不多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交朋友更加困难，我们有思想探测跟踪仪，连你七年前的思维都可以追查出来。”我拍手叫好。

“所以地球好得多。”“因为在地球上，你能测人，人能测你。人同此心，都自私自利。”我尖锐的指出他观点。

他沉默一会儿，“但我们是朋友？”“是的，朋友。”他吁出一口气。

“我是否可以去看看你的‘家’？”他不出声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提高了声音。

“硕人。”“说呀，别吞吞吐吐。”“硕人……我没有家。”我跳得八丈高，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声线转入高音，“没有家？没有武士复仇式的飞机？没有卫斯理形容的传递灵魂仪器？你说什么？”“我只是一束游离电波，四海为家，何需飞碟及仪器帮助？”我呆住了。

仍不能接受事实，“没有家，我不相信，没有生物这么潇洒。上帝还住伊甸园，我知道你瞒着我，这是必然的事，你要老实。”“在地球上，我没有家。”“在南星上呢？”“你去不到那里。”“我仍不相信，你一定有办法。”“硕人，”他的声音忽然悲哀起来：“不要逼我。”我忽然体谅到他的处境，“对不起，南星七号，你有权保留隐私。”他如释重负。

我吃完三文治，享受一大盘冰激淋。

接着开了电视看长篇武侠剧。

南星说：“我发觉你精神最集中的时候，是在看电视的时候。”他揶揄我。

我仍不忘旧帐：“既然没有家，为什么骗我说有家？”“我不想你同周至恒出去。”“嘿！”我不敢相信，“罢唷，什么超级生物，同我们人类一模一样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我都不敢相信你收集些什么资料，这里根本没有新鲜的事，你照一照镜子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心态。”“我以前，不是这样的……”他懊恼的说：“来到地球后，沾染了习气……”我颌首，“果然怪起社会来了。”“硕人！”“你令我失望，一点异能都没有。”“不可以这样说。”“那为什么不带我到南星上去瞄一瞄！”“因为你的臭皮囊难以携带。”我说：“南星，咱们别吵架了，明天一过，你就得归队，我送别你还来不及呢。”“硕人，认识你是我的荣幸。”“你怎么文绉绉起来？”我笑得有点勉强。

“睡吧。”我在床上辗转反侧。

“你真的已经达到无色无相的地步了？”我问。

南星没有回答我。

我叹口气，闭上双眼。

明天他就要走了，今夜我们应当出去享受一下才是，譬如说吃一顿好菜，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跳舞，然后坐在海边看日出，……但是做折一切，还得依靠臭皮囊，没有身体，如何相依相偎？这个肉体虽然讨厌，但一到人世就拖着它，已成习惯，总比一束电波要实际一点，我有点同情南星。

他们有别的享受吧，譬如说，窃听人类思想之类的鬼崇行为，哈哈哈哈哈。

幸亏是毫无恶意一个星球人，否则的话，情况真不堪设想。

我高声‘问’：难道你不可以借一个躯体？“睡吧。”是南星没有好气的答案。

说给我听。

“我的思想可以与你的思想并存，但是不可以完全占据你的思想，如果我要那么做，你就死亡，由我顶替。”我自床上跳起来，不寒而栗！谋杀！

“不错，睡吧。”突然之间，我觉得眼困异常，凑在枕头边，进入黑甜乡。

开头的时候，茫无所知，跟一切憩睡一样，但稍后，忽然有了知觉，似是而非之间，我进入梦境。人类对于梦，一无所知。

但人类对于梦，感到异样的兴趣。解梦者认为梦是生活之事之先兆，一直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在梦中，人们往往可以跨越空间，去到老远的地方，见到亲人，与之接触。

我显然也已堕入梦境，听到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：“跟我来，跟我来，集中精神！”“是你吗，南星！”“嘘集……中！”我悠悠然飞出，我努力地‘转身’望，希望看到我自己的躯体躺在床上，象传说那样，但是我什么也看不见。

有人对我吆喝：“叫你集中！”是是是。

我一直向前飞，我‘看’得见风景，那是一个蔚蓝色的空间，蓝得深奥悦目，令我心情愉快开朗，一切烦恼都不存在了，工作，感情，前途，都显得不重要了，我了无牵挂，向前飞去。

我认为自己在飞，是因为自觉毫无重量，在浮游间向前进，如躺在一张大浮床上，飘渺如羽毛。

这是什么空间？这是无际的宇宙？我笑了，抑或这只是一个梦？梦境有时非常清晰，我做过掉牙的梦，是门牙臼齿抑或犬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醒来连忙拨开嘴唇查看。

“你真会胡思乱想，集中！”为什么要那么久？我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？忽然之间，飞的感觉消失了，我象一只箭般的射出去，四周的景象模糊起来。

唏，做这样的梦，明天起得了身才怪。

我累得什么似的。

这个人又不停的督促我集中精神，干吗呀，我抱怨的想，有薪水发吗？

“你这个女人，简直五药可救。”“是你吗，南星？”“到了！”我以全速前进，全身细胞似迸裂开来，整个人化为碎末，我大叫一声，但我的声音也似散开，传不到很远，这一切只维持了大概数秒钟，我又合而为一，惊魂甫定，我心中便暗暗咒骂起来。

这算什么天路历程？太难了，好一点的设备都没有，害得我七昏八素。

我大声说：“我们在什么地方？”还没说完话，我已看得出，我置身在陆地上，眼前一片晚霞，七彩的毫光映得整片土地朝气十足，无限美丽，使观者火气全消。

陆地上种植着绿色柔软的植物，似地球上的草，我‘坐’下来。

但我看不到我的躯体。

“南星，这是你的家？”我高声问。

“请跟我来。”“南星，你真的带我来到你的家？”我喜悦的说。

他引导我向前走。弧形的地平线就在我面前，我不是什么科学家，但也知道只要置身在极小的球形面积上，才会看到这种景象。

我问：“你的家，是整个星球？”“是，我住在一个不比我自已大很多的星球上。”这句话多么熟悉，在什么地方听说过？“你的同类呢？”“在别的类似的星球上。”“如果你们结婚，是不是搬在一起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我艳羡的说：“咱们地球人，能在爱琴海或南太平洋买下一个岛屿，已算了不起，你竟然有自己的星球。”他轻笑。

他来到自己的家，成熟许多。

“这里的空气成分与地球一样吗？”我问。

“你们的空气用来维持你们的肉体，现在你已被抽离肉体，何需空气？”“我的身体，”我非常不安，“有没有危险？”“你们真是眷恋身体。”他讽刺而无奈的说。

传说中常常有一个人的灵魂出了窍，回来寻找肉体的时候，发觉躯体已经腐败，我恐惧的问自己：那怎么上班？怎么穿名牌？怎么吃牛排？但四周的风景好得不能再好，以致我很快忘记这些顾虑。

“你的住屋呢？”我问。

“在湖边。”“你也需要藏身之所？”他带我走过大片的草原，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因为星球的尺寸小，我们所在地一下子就转到他们太阳的背面，所以天黑了。

南星说：“如果跑得快些，可以追上太阳。”我把‘指头’含在‘嘴’里，想起夸父追日的故事。

“这个星球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南星七号。”“同你的名字一样？”“是，我们住的星球，就是我们的代号。”多么简单。

这时候自天际洒下一道温和的光线，以供照明。

“为你而设。”“天几时再亮？”我问。

“你们的时间，一小时。”“啊，那么快。”这个星球真袖珍得可爱。

他领我到一座圆顶蛋形的建筑物前，看外貌，似中国人的墓地，不知用什么原料造成，象是一种褪色的轻金属。它不会比我的身子高很多，没有门窗，我被带领者穿过金属，来到里边的空间。

我轻笑，多么象殉情的祝英台，飞身跃进坟墓。

“这就是你的家？”我问。

“是。”“不是说你不需要家？”“要的，储藏我的身体用。”身体！我紧张起来，兴奋得血往头上冲，他的身体。

“给我看你的身体！”是八爪鱼或是猴头？狐狸？人面狮身？他笑了。

“这些都是我的身体。”身体？一具具不同结构与形状的金属仪器，我一进来就看见了，它们约有两公尺高一公尺宽，看样子都有不同的功用，有些似一具小型电脑，一共十多具。

“这些是你的身体？”我如堕五里雾中。

“你以为我的身体软绵绵，暖洋洋，有八只脚七个头，嘴角都是黏呼呼的涎沫？哈哈哈哈哈，你太欠缺想象力了。”金刚不坏之身！传说中最令人艳羡的身体。

而且他拥有那么多具。

我明白了，他们‘人’与工具合而为一；需要什么，整个‘脑’部就进入‘身体’，成为工具的灵魂，操作自如。太好了。

这么先进！如果要飞，干脆就进入飞行器，身体就是飞行器，一点麻烦都没有。

我急问：“孙行者的七十二变化！他是不是有七十二具躯体？”“不，他的情况特殊一点，他掌握了原子重新排列组合及组织的秘密。”“我不懂。”“不要紧，我解释给你听，譬如说你拥有一副中国七巧板，同样的几块板，可以排成多个形状，孙猴子就是运用这个原理，使身体的原子千变万化。”我惊叹：“太伟大了。”“他是……另外星球的客人，为地球人所钟爱。”“你呢，这些躯体，你为什么没有带到地球上去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必要，套一句你们的话，他是习武的人，我相对于你们的书生。”就摆在我面前一具繁复的机械，忽然轻快的作出一连串动作，他‘活’转来了，南星的脑已进入这具躯体。
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些躯体是谁造的？”“总部配给，就象你们，主妇身份的人获得配给设备完善的厨房，书记员拥有打字机，文人有笔墨纸砚。”“总统有智囊团。”我笑着接上去。

他也笑，“我不会那样说，应该讲智囊团有总统，我访问过的那个超级大国总统，他说他不过是电脑的外壳，人民选他，是因为他外表装潢悦目。”我回味他这几句话，点点头。

“我们回去吧。”“这么快？”“久留怕对你的脑电波有不良影响。”“女伴未说离开之前，你不得擅做主张。”“女伴？”“那就是我，”我神气地说。

他轻笑，忽然之间，我发觉思想迸散，不能集中，陷入模糊状态，游离不定，如进入死亡领域。

良久良久，象是过了一个世纪，忽觉强光刺目，我伸手挡住，睁开眼睛，发现天色已经大亮，红日炎炎，我跳起来。

南柯一梦，我回来了。

我觉得身体非常疲倦，象是打过一场仗似的，根本不像刚自梦乡出来，我撑着身体起床，倒了一杯水喝，喝干了意犹未尽，再尽一杯。

手足仿佛有点麻木。我怔怔地坐在床边呆想。

真的是一场梦。

不不，我想不是，南星七号已把我带到他的‘家’去看过，约莫地让我知道，他自什么地方来，他的生态形式如何。

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，他不会同我跳舞，他没有会得跳舞的身躯。

他们南星人一定会觉得跳舞是件十分无聊的事，才犯不着为这种玩艺儿特别发明什么。

我忽然觉得做地球人开心得多。

我去开了唱机，随着乐声悠扬，在客厅中转了个圈，一边依照拍子哼著音乐。

门铃响，我去开门，来者是小三小四。

“你们？”我略觉失望。

小三笑，“表姐在等罗拔烈福或许？”我让这两只顽皮鬼进来。

“这么早就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？”“早？”小四诧异的转过头来，“已经下午两点了。”“两点？”我如遭雷殛，我还以为是早上七八点钟！

我连忙抓住一只钟看，时针指在两点种。

我还不相信，又找来石英手表，也是两点钟。

真的两点了。

南星已经走了。

他说明要回去，今日中午之前，他要回去报道。

我如失去三魂七魄，难过的双目直视。

走了，他走了，我忘了时刻，如仙德瑞拉，得意忘形，忘记向他说再见。

我抬头看窗外的天空，他回去了。

小三问：“表姐，你看什么？”小四咕咕笑，“在等天外来客，这是标准姿势，提高头作四十五度角，双目直视……”“表姐的表情伤心欲绝，象是失恋似的。”小三说。

我扑到镜子面前去，可不是。

我面孔惨痛，五官扭在一起，面孔上所有可以皱的地方都皱着，双目空洞，连皮肤都粗糙起来，发着小包包。我伸手摸一摸脸，颓然坐下。

“表姐，你怎么了可是不知道该在 A 君或 B 君之间挑哪一个？”小四嬉皮笑脸。

我凶神恶煞似的问：“什么 A 君 B 君昏君？”“哗。”两个捣蛋鬼后退三步，“要吃人。”“说呀。”“喏，谭世民是 A 君的话，周至恒就是 B 君。”“去死吧。”“哗，莫非出现了 C 君。”两人作其叹为观止状。

电话铃响了。

我过去接。

“硕人。”是世民。

“世民。”我的声音有点痛不欲生。

“怎么了？一副大难临头的语气。”“我想出来走走。”“我马上来接你。”

“谢谢你，世民。”我挂上电话。

小三趋向前来，“谭世民最后胜出？”“神经病。”小四说：“表姐，去打扮打扮，你这样子如何见人？”我说：“不要紧，熟人，他看不出来。”两只小鬼偷偷的窃笑。

我用双手掩住脸，南星南星，你在什么地方？快回来快回来，南星，至少同我说声再见珍重。

世民一见我，马上看出来，“你怎么搞的？残败得犹如殡仪馆中收回来的花牌。”“谢谢你！”我瞪他一眼。

“这样子出来太欺场，”他愤愤不平，“我保证你同周至恒出去就打扮的好似一只彩雀。”“那我打道回府好了。”我大怒。

南星才不会理会我面孔上是否负担着七层脂粉。

地球人真卑鄙。

“说笑而已，为什么不开心？”我脱口而出：“喜欢的人离开我，我一颗心象被炸弹炸过。”谭世民弹眼碌睛，“哪一个是你喜欢的人？”我吞一口唾沫。

“谁？周至恒？”“我同他已经完了。”“同这种人闹翻，也不必搞得蓬头鬼似的，啥人来同情侬？”他象倒翻了醋坛子。

“不是他，”我拖长了声音，“真是乌搞。”“不是周至恒，是谁？”“你管呢！”“朋友与朋友，诉诉苦也不行？”他自觉理亏，但犹自悻悻然。“为什

么在别的男人那里吃了亏，就跑到我这里来罗嗦？”我不觉眼红了，“他不是故意的。”“什么？”我吸一吸鼻子，“没有什么。”“硕人，你在恋爱？”他讶异的问。

“我？”我自己也乱了阵脚，“不会不会，怎么可能呢？不不。”一味的否认。

但心中恐慌得很，恋爱？要死，怎么可能？我连他面长面短都不知道，一点认识也没有，怎么可能爱得起来？不会的。

况且他已经走了。

我心如被一只无形的拳头抓住似的，透不过气来，也说不出有什么不舒服，但总之浑身不适。

是不是外太空之旅行引起我身体不良之反应？南星说过会的。

我垂头丧气的坐在谭世民面前。他说：“硕人，我有什么义务对着你的哭丧脸？”“没有一点义气。”我骂他。

“我并没有本事另你忘却忧虑，我再有义气也是枉然，我已浪费了半生的时间来追求你，好容易等到你与周至恒分手，现在又杀出个程咬斤，我受够了，你不贪慕虚荣，自有好此道者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找不到女朋友。”我泄气。

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他说。

半生了，他真的为我糟蹋了半生的时光？我认识他总共不过三五年时间，在他口中就已经是半生了，我感慨的想：现代人感情！上午相逢，下午分手，晚上逢人述说失恋。难怪谭世民要抱怨……太不符合经济原则了，‘无限’心思，‘无限’时间，都掉在阴沟里。

他已经算得上一个伟大的人。

我也认为认识他一场是值得庆祝的事。

“送我回去吧。”我用慷慨就义的声音说。

他一边开车一边问：“他是谁？”“一个至为遥远的人，”我说：“喂，车子别开得那么快好不好？”我看一看他的车速表，一直增加数目，飞驰至时速一百多公里。

我骇然，“喂！我不值得你与我同归于尽！”“你懂得什么？开这个车子，不快有什么意思？”他不以为然，“你又不是没坐过我车子？”我心惊胆战，“慢一点好不好？再踩油门，它要腾空飞升了。”“没胆子！”“中国不是这样强的！”他迫不得已，把车速减低，我嘘出一口气，背部冷汗直流，吓死人。

南星保证不会做这种无聊肤浅的事。

到了家，谭世民象是再也对我提不起兴趣来，他下车替我开车门。

“再见。”我说。

“硕人，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。”我瞪他一眼。

“我不得不为自己打算，我这样子与你马拉松，要到什么时候？家里催着我结婚哩。”“去吧，去吧，”我说，“结个饱吧。”“太没有风度了，”他说：“硕人，最近这些日子，你性情大变。”那辆跑车怒吼着一溜烟似冲刺而去。

又失去一个。

我现在一个男朋友都没有了。

寂静的公寓，我一个人落寞地坐下。

我想同他们在柔和的音乐灯光下倾诉心事，他们都要我陪他们寻欢作乐。结果只好一个人回来呆坐。

天涯何处觅知音。

非常苦闷的睡著了。

在梦中一直想出去与南星会面。当然不果。那次他不知把我的脑电波经过什么处理，才会有那么奇异的经历，凭我自己的力量，过一百年也不能否达到目的地。

醒来很悲哀，一生人第一次有这么失望及悲痛的感觉。

比一般人失恋更难过，与地球男人分手，至少还有痕迹，此刻南星离我而去，无影无踪，诉苦都无从诉去。

既失业又失恋，太倒霉了。

我掠一掠头发，失恋，太好笑了，我怎么会承认爱上南星，我不否认对他有极大的好感，但失恋……反正现在约男友看电影被推掉也可以美其名曰失恋，失恋，就啊失恋吧。

我想念这个南星。他这么健谈这么温柔这么迁就，简直充满智慧，又懂生活趣味，谁说他不是个理想的男朋友？可惜他一去之后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。

他们的时间与我们的不一样，我只不过在南星七号上逗留十来分钟，地球上已是十来个钟头。南星这一去如果一两年不回来，我在地球上不怕成了老太婆。

南星一去不返。

这个故事是教训我们找男朋友还是找身边的人好些。

我几乎没为思念一个外太空人成疾。

这些日子我同小三小四他们一夥，跑在沙滩上变黑炭头。

周至恒来找过我，他说：“谭世民同一个歌星走，你知道吗？”“现在知道了，关我什么事呢？”“谭某一向是你不贰之臣，不是吗？”“他同你说的，还是我同你说的？”“不必否认了。”他哈哈笑。

“小人！”我摔了电话。

公司里的玛丽带来较好的消息：“调查现在开始，大家都知道过不在你，不过是老张的主意，但基于政治因素，非得治你一治不可，这风暴很快就会过去。”“届时我也可以辞职了。”“笨蛋，事过境迁，水落石出，还辞什么职？”我说：“我非常疲倦，我需要休息。”“已经休了两个星期，还不够？”“骨头都酥了，浑身累得发痛，最好一眠不起，两个星期算什么？”“不同你说了，有什么消息再讲吧。”玛丽没好气。

唉，南星在什么地方？我希望可以加强脑电波发射频率，以便他再度接收，照说他可以找到我，难道他被什么拌住了？小三小四在家里做氢气球，硝裨水炸起来，地板上一个洞。

我没好气，笑死人，这两个技术落后的小家伙。在南星眼中，咱们最顶尖的科技不知也是否似小三小四的实验般幼稚。

不过我还是以地球人为荣。再落后也是自己的星球。这里有我祖先的血泪与努力的成果。

我时常自我解嘲的同自己说：是呀，我是不中用，但我的祖先多么伟大，万里长城，丝绸之路……我的后裔中也许亦伟人辈出，所以我是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少了我是不可行的。

我寂寞地度着暑假，不是不帶著辛酸的，这朵花开得再好有什么用？没人欣赏。

一日在床上赖着不肯起床，其实早醒了，因为没事可做，故此拼了老命悲秋，思前想后，觉得人生无味。

“硕人，硕人！”我睁开眼睛，霍地一下坐起来。

不是吧！我狂喜，不会是他吧？难道他回来了。

我的眼睛充满泪水，“南星！”我跳下床，拔直喉咙大叫，“南星！”“硕人。”他的声音亦充满激情。

我紧握双手说：“你回来了！”“是的，硕人，我来看你。”我拥住一只枕头，“我多么希望可以拥抱你。”“我也是。”“想死我了，南星，这些日子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“我也想念你。”“南星，怎么办呢？”我直率的说：“我们是没有法子在一起的，但是没有你，生活枯燥得不象话，我所有的男朋友都被我赶跑了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约会，怎么办呢？”我有点语无伦次。

“硕人，这件事真令人意想不到。”“可不是。”我坐下来。

不知怎的，我一双眼睛老向上看。仿佛他是上帝，高高在上，其实这种姿势是完全没有根据的，他根本不在上头，他无所不在。

“南星，你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结婚的。”“硕人，你真傻气，你这个滑稽女郎太不切实际，我这次来，是正式向你道别。”“什么？”这真是青天霹雳。

“硕人，上次带你到南星七号，我受到严重的责备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你是外星人。”我是外星人，我啼笑皆非。

对，为什么不是，南星是我们的外星人，而我们正是南星的外星人。

“他们怎么对你？”“这些你别管，总之我无法不与你道别。”“你们不是进步的外星高级生物吗？”我悲愤的说：“怎么到今日还上演孔雀东南飞？我鄙视你们。”“硕人，你别动气，我有我的苦衷。”“苦衷？”我平静下来，“什么苦衷？”“我们南星已有千亿年的历史……”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黯然泪下，我只是一个小女人，别说是南星的历史，就算是地球的历史，也与我无关，我唯一知道的是，南星要离我而去。

“硕人，你听我讲，我们世代代，极少与外人沟通，所以这次把你带到南星，我犯了极大的错误，幸亏我平时表现良好，又得几个长辈定力担保，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不得不与你分手。”我抹了抹眼泪，听起来与我们地球上的制度没有什么分别。‘担保’，‘支持’，‘错误’，‘表现’……看来他们除了科技发达，思想上拘泥陈腐，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根本不值得羡慕，光是有能力在宇宙间飞来飞去，生活这么空虚，又如何？（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）南星显然已经“听”到我想什么，沉默不语。

我也不便逼他。

男人总是男人，管他自南星来还是地球来，每当他们表示有说不出的苦衷的时候，泰半是想退出，何必逼他，反正要失去他，不如维持风度。

我说：“失去你这个朋友……”难过死我，去他妈的风度，我掩住面孔哭起来。

“硕人，硕人……”他也非常难过，“我也详尽考虑过，是否能够脱离南星的生活形态，来到地球……”我抬起头，“怎么样？”“我一来，就回不去了。”“你可以来吗？”我抬起头，诧异的问。

“可以，我们以前，也有人来过。”“谁？谁来过？”他避而不答，“南星人的心态与地球人一直有相似之处，我们一直为地球人的热情豪爽肆意所吸引，就在我们住过的星球上，有一个女孩子‘拖世’来到地球，再也不愿回去……”谁是南星七号以前的居民？他们住在那个地方，就以那个星球命名。

七号？我忽然想起来，一个美丽的女孩子，排行第七，从天上来到人间，眷恋地球人的生活，构成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，被传颂至今日，我呆住了。

南星苦笑，“自从那次之后，隔了许多日子，我们都视地球为可怕的引诱陷阱，当我要做实验的时候，也为长辈所反对。但我完全被地球人迷惑，所以不顾一切地争取我的理想。来到地球收集资料，为了证明地球人的生活方式毫无特色，不值得戒备，但不自觉地，也跟着前人的路走下去。”我说：“也许你们南星人的生活太枯燥了，根本不是地球人的错。”“也许是。”他苦涩的说。

我摊摊手，擦干我的眼泪，“毫无疑问，她是一个勇敢的女子。”南星自然听得出我的言下之意。

我问：“后来她的生活如何，你们知道吗？”“我们不知道，她作出她的抉择之后，完全失去南星人的能力，她的电波再也传不到我们这里。”“我倒听说过她的故事。”南星逼切的问：“她快乐吗？”“她结婚生子，丈夫对她很好，这是她的选择，可以想象她是愉快的。”“但是地球人的生命是那么短促。”“在躯体死亡之后，你们可以另外挑选新的躯体。”“不，不可以，”他悲哀的说：“进入地球人的躯体之后，受其结构的干扰，再也不能出来重新活一次。”

6

我啊地一声。

难怪他不肯为我这么做。

他此刻像神仙一样，何必为我来到地球历劫生老病死。我怎么能够要他作出这么大的牺牲。

“你们是长生不老的，”我问，“是不是？”“可以那么说。”我微笑，“我们地球上许多东西，也长生不老，像一块石头，一团铁，一堆泥。”他沉默。

“什么时候要回去？”“我只能逗留这么久，马上就要走了。”“回去另外做一个实验论文，别胡思乱想。”“我懂得。”“南星，”我吸一吸鼻子，“假如在地球上，能够找到像你这么投机的男人，我一定苦苦追求他，嫁给他。”“谢谢你。”“南星。”“硕人。”我可以感觉他在消失之中。

我用手掩住面孔，直到完全失去他的影踪。

隔了很久很久，我才放开双手。

电话铃激情地响起来，催人去听，真霸道，无论我们在做什么，电话第一，只要它一响，从浴缸里都要跳出来答应。

我冷冷看它一眼，决定不去睬它。

对牢镜子，我同自己说：头发太长了，何不去剪一个时髦的短样子。

还有店铺都在大减价，为什么不趁机会去买些新衣裳？我还得活下去，这种小挫折，往后想起来，一定会轻描淡写的觉得如一场春梦，既然如此，如今又何必太看重它得失。

话归如此，我还是十分沮丧。

爱上了外太空的一束电波！

太滑稽了。

我深深的叹一口气。

如果说我这束电波比我所遇见的一切地球男人更可爱真挚，真是会被人用石头扔死。

以后的生活不会一样了。

认识过南星，到过他的家，还想在什么人身上寻找刺激呢？我真笨，我甚至不懂得利用南星，照说随便叫他给我几条方程式，我就可以发财了。

不需要很伟大的东西，譬如说一只真正根治蛀牙的牙膏，或是百分之一百有效的去皱霜，这种小但极有用，日常生活中非常需要的小发明，他一定是知道的。

那我就可以做富婆了。

但我却忙着谈恋爱。

我与我那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。

连谭世民都说我太不懂时务，但是我不肯利用老谭，是我的高格——我并不爱他。

若果我爱上老谭，叫所爱与爱我的人为我作一点服务，在道义上，是人所认可的。

这个界限非常微妙：嫁到有本事的丈夫，为妻者衣食住行全部获得供应，这是她合法的福气，如果那个男人不是她正式的配偶，她的身份便立刻暧昧起来。

地球人的道德观念真是滑稽，这社会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制度，但没有它也是不行的。

我与南星相聚的时间何其匆匆。也许他不这么想吧，他对我的来龙去脉再清楚没有。

小四来看我。

“小三呢？”“在大屿山露营。”“这种天气露营？”“表姐，在未来世界里，人们都生活在空气调节的空间，有人不小心，在室外碰到阳光雨露，竟然病了，不久更一命呜呼。”我没好气，“怎么，算是讽刺我？还是讲科幻故事？”“表姐，你倒说说看，到底有没有外星人？”小四问。

“当然有！”我如斩钉截铁般说。

“你相信卫斯理是不是？”他问。

“卫斯理的确启发了我们的想象力，”我说：“外星人是一定有的，宇宙这么浩瀚，人类这么落后，有许多奥秘是我们不能了解的。”小四偷偷笑，“你仿佛得到了新的启示。”“这件事已经结束，在我的心情平复之后，我决定造访卫君，与他讨论一下。”“讨论什么事？”“没有什么事。”“表姐何必瞒我们。”“你们小孩子，懂什么。”“表姐，我发觉你们二十多三十岁的人好不寂寞，对我们说‘小孩子懂什么’，又对老人家说‘年纪大懂什么’，结果什么人都懂，那多寂寞。”“去去。”“有什么事是可以同卫君商量而不是我们呢？”小四撑着下巴苦苦思量，忽然眼睛一亮，“你看到 UFO 了！”我没好气，“你真落后，你还以为还是五十年代，到处有幽浮飞来飞去，现在外太空人根本用不着交通工具。”小四气馁，“这倒是真的。”我拿着一杯香片慢慢的呷。

小四忽然说：“猜我看到谁？”“谁？”我睁大眼，他亦有什么奇遇不成？“谭世民。”我松出一口气。

“一大班女人围着他在的士可，一塌糊涂。”小四啧啧有声，“没想你们一分手，他立刻堕落。”我跳起来，“喂，你当心你的尊嘴，别乱造谣，第一：我们从来不会在一起过；第二：你管他是不是堕落，你那么清高的人，怎么会与他在同一场所出现？”小四说：“越描越黑，表姐，算了吧，何必巴巴的否认？全城都知道你们分手了。”我有种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感觉，索性摆摆手。

“你挑了周至恒？”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两个都没了？”小四睁大眼睛，“你下半生怎么过？”“天下是有自食其力这回事的。”“啧啧。”“闭嘴。”“你最近心情坏透了。”那还用说。

“而且看样子不是为了谭世民与周至恒。”小四观察力蛮强的。

“别抽丝剥茧的了。”“是不是有第三者？”他自言自语，“姑妈一直担心你的终身大事，表姐。如果有第三者，我们来得这样勤，断然不会不发觉，这件事处处透着奇怪。”南星是不会回来的了，我死了这条心吧。

将来我总会遇到我的德配。

又过了两日，公司的玛丽通知我：“雨过天晴，这早晚大老板就会通知你叫你复职。”我听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好以及有什么不好。

也许在办公室里扑来扑去，作其鸡飞狗走状，也有好处，可以不那么胡思乱想，而且别忘了，月底有薪水发。

而做生不如做熟，这种闲气争来作甚，不如归去。

“硕人，别想太多了，知道你心情不好，跟谭公子拆开了？”全世界都以为他们知道别人的秘密。

“有人看见他载着金发艳女飞车。”“他那辆车，仿佛似飞机低飞。”“其实那时候，你同他也并不见得那么接近。”玛丽总算说了一句公道话。

“我们约数月见一次面，不知为什么，亲友同事统统以为我同他走。”玛丽笑，“你总算不是个轻狂的女人，也并不招摇张扬，懂得保护自己。”我不语。

“等你在回来做同事。”“好的。”我嘲弄的说：“我等着做老臣子拿退休金。”她哧一声笑了，“彼此彼此。”她叹息。

南星如果肯传我炼金之术就好了。

周至恒在我百般无聊的时候来找我。

他说他要离开香港。

我倒是舍不得他走，这个人，做个朋友是很有趣的。

“去干吗？你那么爱热闹好胜，”我说，“到了外国的小镇，闷死你。”“少为我担心，顾一顾你自己。”他也不是不关心我。

我不响。

“你应该跟谭世民。”“不必替我打算，”我学他的口气，“我的事我自己有分数。”“别倔强了，大家也算是老朋友，你我之间，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讲的？”“别暧昧，我甚至没有同你接吻过。”“你跟了谭世民，大家都安乐。”

“我不爱他。”他忽然问：“你可爱我？”“有一个阶段，”我承认，“在似爱非爱之间，但始终没有跨过那条线。”“我以为你是爱我的。”“不，”我现在肯定了，“我爱的是另外一个人。”“谁？”每个人都急于要知道他是谁。

“他已经走了。”至恒拍一下大腿，“故弄玄虚。我有种感觉，你会嫁给谭世民。”“别乱说，人家在女人群中不知多吃香，怎么会挑中我？”“他现在存心冷你一冷，这些日子等你坐闷了冷板，知道他的好处，你们俩就会言

归于好。”我笑了，“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这样热心？”“我是喜欢你的，硕人。”“我给过你机会。”“我的理想对象不是你，硕人，我是一名穷小子，单凭着英俊的面孔以及俏皮的嘴巴在社会上是爬不起来的，硕人，我一直想娶个可以拉我一把的女人。”我大大的惊讶，周至恒几时这么老实了？他这个心愿，我一直是知道的，事实上这个虚荣的城市里，不少老王老五都有这个想法，盼望将至之鸿鹄，直至憔悴。

我点点头，“人各有志。”谁是浪漫蒂克的傻子。

南星也不会为任何不相干的人牺牲。

况且现在在地球上的风气不一样了，那位排行第七的南星女郎尚有机会与她的配偶白头偕老，此刻谁能保证什么？南星巴巴的抛弃一起来做个平凡的地球人，到头来反而被地球女遗弃，这条数怎么个算法？他不会那么笨。

“硕人，你怎么痴痴呆呆的？”至恒细声问我。

我摇摇头。

“看你，瘦了足足一圈，没精打采，到底是为了谁嘛？”他的声音有一丝盼望。

我知道，他暗暗希望我是为了他。

“为了你。”我疲倦的说。

他太聪明，“不，不是为了我。”很失望。

我把玩我手指上的指环，不出声。“至恒，少你一个朋友，也是损失。”

“总会有的。”“有什么？”我抬起头。

“生离死别。”我再也忍不住，哗的一声哭起来。

周至恒非常吃惊，“硕人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借用他的一条臂膀，靠在上面哭得死去活来，弄得他袖子上眼泪鼻涕不亦乐乎。

至恒看得呆了，他说：“老天，原来女人哭起来这么丑怪，直情跟毕加索那幅立体派‘哭泣的女人’一模一样，说什么梨花带雨，真是唬鬼，你看你，丑死了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他取过纸巾来，替我抹面孔，多年的朋友，到底有点真情。

“你为的是谁？”他问：“我见犹怜，哭得声嘶力竭，我以为你是女金刚，从来不哭，唏，我从来没见过女人哭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们都不再哭泣了？嘎？”我掩着脸，呜呜痛哭。

周至恒来拉我的手，“说了这么多俏皮话，你都不笑，你真的不再爱我了，以前你会为我笑得花枝乱颤。硕人，看开一点，像谭世民这种公子哥儿，城里还是很多的……况且他既然把你丢在脑后，你就算哭成一条河，也是没有用。硕人，你是那么光明磊落的一个女人，怎么到了要紧关头，还是勘不破？”我的眼泪不住在指缝间流出来，连我自己都害怕，“至恒，”我泣问：

“我会不会瞎掉？”“眼睛已经像核桃，可怜。”“我眼睛痛。”“别哭了，”周至恒说：“再哭下去，连我都要哭了。硕人，你要是这么爱谭世民，就应该下死力去追他。”“至恒，不是他呀。”“别瞒我了，”他深深叹口气，“我都知道。”“真的不是他。”“不是他还有谁？你别当我糊涂。唉，也难怪，他条件那么好，而且人也不错，他尚存一股天真，是别的公子哥所没有的。”“你搞什么鬼，我说不是他。”“我就要离开这里，硕人，这样吧，临走之前，帮你做件好事，我至多陪你去同他摊牌。”“你真是瞎七搭八。”“你到他家门去等他，”至恒一厢情愿的说下去，脸上一片向往，“最好下着微雨，你站在那几株紫藤之下，花瓣上沾着水珠，你面孔与秀发上也沾着水珠，他一出来，见

到斯情斯景，立刻放弃身边庸脂俗粉，向你一步一步的走过来，四只手紧紧的握在一起，啊！”他自己先感动得半死，大概是盼望有个痴女为他如此牺牲。

我却说：“这一幕镜头我很熟——对了！是尤敏主演的老片子《雪雁》，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，当时尤敏在雨中等赵雷自酒吧间出来——咄，你这个人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”他笑，“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”我却被他引得嗤一声笑出来。

“好了好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可惜眼睛鼻子嘴巴全哭肿了。”他逗着我的面孔看，“像非洲土女。”我没精打采的说：“我的这个人，是等不来的。”指的是南星，怎么等？他的家根本不在我们的太阳系，谁知道是不是在这个银河系。

“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周至恒说：“恋爱中人的言语别有文法，不是我们可以明白。”也许我想疯了，我想一个理想的对象至失心疯，于是在脑海中构思一个幻像，与他恋爱，而其实这个人是不存在的。

这是精神崩溃的前夕，我恐惧，我受刺激过度，摆不久了。

“硕人，你在想什么，面色都变了。”“没什么。”“这样吧，我一个人去与谭世民谈判，可好？”“你省省吧。”我颓然说：“你做你的移民去吧。”“狗咬吕洞宾。”吕洞宾是神仙，那里咬得着。后世人编这话来解嘲罢了。

而南星，他做‘人’也似做神仙，他干吗要来地球？我奇怪他有没有想起我。

或许有，但是他的长辈不肯让他再有越轨的行动。

我捧着头，烦恼得整个胸腔像是炸开来一样。

跟着一段日子，至恒要办许多琐事，他没有时间再来陪我。

我在家中，成日成夜穿着一套运动服，茶饭不思，蜷缩在沙发之中。

太阳升起来，没有带来新的希望，太阳落山，也没有失望。

我昏昏沉沉的过日子，原以为这个症候很快会得痊愈，事实证明越来越严重。

除了小三小四之外，也没有外人来看我。

当谭世民出现的时候，我很觉稀罕，但也没有欢喜之心。他蹲在我身边，“你大大的憔悴了。”“别来惹我。”我侧转面孔。

“我见过周至恒。”我把面孔埋在枕头里。

“那个人到底是谁？硕人，你说出来，我帮你出气，我不相信他有三头六臂。”不不，他无色无形无臭，只是一束电波。

“硕人，我去把他揪出来，我与周至恒都看不得你这样受人欺负。那一国的阿物儿，爱八哥，这事由我做主。”“谢谢你，世民。”“开始我以为那人是周至恒，周至恒又以为那个人是我，结果俩个人对了口供，才知道既不是他，又不是我。硕人，那人分明寻你开心，你不必把他放在心中。”我身不由己的点着头。

“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他妈的，我们同你报仇。”我猛摇头，不作声。

“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怎么咱们俩个追你，你就抵挡得那么滑溜，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追你，反而昏头昏脑起来，你太没出息了。”世民责备我。

我有气没力，“他不是不三不四的人。”“看，到今日还护着他。”“世民，你们太难得了，不但不幸灾乐祸，还伸出友谊之手，我很感动。”“真的，连我都同志恒说：怎么搞的，我们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。”他孩子气的说。

我破涕为笑。

7

“有我们这么好的朋友，把你当妹妹一样，还不高兴？”我衷心感激，“我很知道你们是不可多得的。”“出来散散心。”“我无处可去。”“到我公司来。”“不行，我又不是没有工作能力，何必沾你这种光。”“真倔强。”他说：“告诉你，有便宜不要使头。”“这些话不要同我说。”“硕人。”他把面孔埋在我手心中，“你真的不爱我？”“当然我爱你。”我激动地说：“但我视你如兄弟姐妹。”“硕人硕人。”他深深叹气，“你现在晓得我待你之情了吧。”“患难见真情，”我说，“我明白。”“有什么事，一句话。”我点点头。

我再萎靡也得送他下楼。

他的车子停在楼下，右角车灯稀烂。

“世民，开车要当心，”我皱眉。

“如果你嫁我，我就不要这部车。”他又嬉皮笑脸。

“你看你。”我摇摇头。

他坐进去，车子飞驰而去。

小时候我也喜欢这类车，座位卡死身子，动弹不得，车还像子弹，可以洞破空间。

现在？我抬头看向天空，是黄昏了，呈浅灰紫色，一轮上弦月淡淡的挂天空，并不真实，像文艺电影的一部场景。

我坐在停车场里不动。

司阁的亭子里挂着一架小小的手提无线电，正在播放一首慢歌，温柔的女声唱：“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歌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——”我抬头看，我的公寓到真是向西，冬冷夏暖，每个月空气调节费千余元。

我低着头又坐了许多。

南星告别至今，足足一个多月。

我也很应该收拾旧山河。

“硕人！”我转身，“玛丽，”我讶异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手里抱着一大堆食物作料，“来看你，你这个人，怎么瘦的这样子。”“来看我？”“做一顿晚饭给你吃，”玛丽叹气，“你叫我担心。”“谢谢你，玛丽。”“你在公司也没有朋友吧？”她看着我。

“大家都忙，”我陪她上楼，“人人都有家小走不开。”“你要当心身体，大热天时，人都烤熟了，一下不当心就中暑。”我又感激又惭愧，低头不语。

“你看你，眼睛都窝进去了，干嘛？告诉你，像咱们这样年纪的女人，很经不得摧残，一下子就老了。”我用钥匙看门。

她一推门，“哗，这不成了狗窝了？”放下小菜，连忙七手八脚的替我收拾。

“你为谁这样作践自己？人家正快乐逍遥呢，我今夜就替你找个伴，大家到的士高跳舞去。”我摇摇头，“我快没事，不用去借酒消愁。”她一边咒骂一边叹息——“做你钟头女工！”但一下子就把地方收拾得整整齐齐。

我躺在沙发上，冷冷清清。

她在厨房做饭，兴兴头头。

忽然我想起西厢记中那节‘油葫芦’：“今日个玉堂人物亲近，这些时又坐不安，睡又不稳，我欲登临又不快，闲行又闷，每日价情思昏昏。”又‘三煞’中的“看你那离魂倩女，怎生地掷果潘安。”真正魂为之销。

唉。

玛丽端出菜色，“看你，长嗟短叹的。”“吃什么？”“奄列，我唯一的拿手好戏。”“玛丽，乎我们这一辈子，再也活不到八十岁的。”我叹口气：“食少事多，其能久乎？”“你好希望活到八十岁吗？”玛丽讶异。

我摇头，“不，并不。”“那就是了。”“玛丽，做人真的没有意思。”“吃奄列吧，谁也没有告诉过你做人有意思。”我把鸡蛋塞进嘴里，唉的一声，像一块蜡，真不知是奄列辜负了我的味蕾，还是我的心情辜负了好食物。

“我觉得太寂寞。”“哦闭嘴，硕人。”我放下叉子。“我吃不下去。”“你要不要自杀？”玛丽问：“尽管不流行，还可以一试。”“我没有胆量。”她大笑起来。

“你都不安慰我。”我抱怨。

“你需要什么样的安慰？我来说你听：硕人，你太没有用，老被人欺侮，人善遭人欺，唉，难为你长了聪明面孔，却是一副笨肚肠，白白被人利用，这么美，运气却不见得好，替你可惜，别人都嫉妒你，所以你没有朋友，你太忠厚了——”说著玛丽自己先哭出来，“这番话万试万灵，说给阎婆惜与潘金莲都一般管用。”我用手撑着头也禁不住笑，一边笑一边心绞痛。

南星听到这样的话，难保不笑得‘眼泪’都流出来。

“那人是谁？”玛丽忽然问。

我禁不住说：“一个我可以真正交通，不必带面具的人。”“但是我并不觉得你对什么人戴过面具。”“那是因为我的面具功以臻化境。”玛丽笑得眼泪都挤出来。“你要这样滑稽到几时呢？”“我不知道哩。”“我们晚上去跳舞庆祝。”她建议。

“不。”我拒绝，“如果你对我好，就在这里陪我聊天。”“为什么不回家？”玛丽问：“也许与父母谈谈……”“别开玩笑，他们做梦也不知道我们经过什么试炼。”“有没有试过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于缺乏’？”“好主意。”“我们总得活下去，come come，你会没事的。”“没有人同情我。”“非洲有很多挨饿的小孩也急需同情呢，姐姐。”我瞠目结舌，“我还以为我的嘴巴利害。”她点起一只烟，深深抽支烟，“谁没有两下子呢。”我躺回沙发里。

“告诉我关于他。”“南星？”“多么奇怪的名字。”“没有太多可以说，他是真正明白我的人。”“单为了解？他有没有钱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什么？不知道？”玛丽问：“你今年几岁？还有，他持什么护照？”“护照？他不需要护照。”我摸不着头脑。

玛丽冷笑道：“这蹄子可疯魔了。”我随即明白她的意思，只好干笑。

“快告诉我，”玛丽说：“从明天开始，你又是一条好汉。”“从明天开始，我又是一条毛虫。”“谭世民是不错的，走失机会，后悔莫及。”“我们结合是没有幸福的。”她嗤的一声笑，不再言语。

硕人。

“唔？”我转身看玛丽，“又什么事？”“我并没有叫你。”玛丽讶异。

“啊。”我闭上眼睛。

硕人。

我坐起来，头碰到台灯上去，哗啦啦一声。

“硕人！”玛丽尖叫，“我真为你担心。”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我匆忙扶起台灯。

我连忙躺回沙发上，紧闭上双目，集中精神。

“硕人，你接触到我吗？”南星！眼泪自我眼角挤出，一直流入耳朵。为什么频率怎么弱？象无线电声量没开足，听不清晰。

“硕人。”他一接触到我的思想，立刻知道这些空白的时间来，我对他的思念。

若将你心换我心，始知相忆深。

这一点他完全做得到。

我的唇微微颤动，默念着我要说的话。

“硕人，我会来的，我一定要来。”你怎么来？我大大震撼。

“等机会，等缘分。”甚么？我不明白。‘大声’一点，我听不清楚。

“我受看管，只能偷偷与你接触。”你能偷走出来？这个时候玛丽扑过来摇摆我的身子，“你中邪？硕人，你在做什么？”她伸手来扼我的人中。

我一时刺痛，伸手推过玛丽。

“我倘若在南星一生一世，失去了你，得享永生，也是无益。”南星。

我的五官抽搐。

“我不能说太久硕人，等我。”南星！我坐起来，他又离开了，消息完全中断，我睁大双眼。

玛丽左右开弓打我耳光。

我格开她手，“干吗呀？”“你差点没有口吐白沫，”她吃惊摇我肩膀，“你没事吧？忽然象是昏死过去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鬼上身的样子。”“你想打我耳光有十年八年了，至今才公报私仇。”“硕人，你这副样子真叫人担心。”玛丽顿足。

我只好安慰她一轮。

“玛丽，咱们说了这么久，我也困了，咱们改天再联络。”我下逐客令。

玛丽抓起手提袋，叹口气，“忠言逆耳。”所以说，有朋友要死，千万不要为他好，让他去死吧，好人不是很难做的。

我紧紧关上门。

南星要来地球。

他说过，如果他来到地球，就永远回不去。

相聚忽忽数日，这样大大取舍，他真肯作出决定？况且地球人这么难做。肉体如此脆弱，灵魂无依无据，生活艰苦，一生人之中，痛苦多快乐少，天天做做做，日来睡一觉，第二天又是做做做，如此沉闷，还有句教训叫平安是福，空白的一生，虚掷的生命，实在没有太大的意思。

凡事想太多是不成的，人人作此想，人类都要绝种了，再也不生孩子的。

看样子也已经决定是要来，他说他在等机会。

我脸色转白，什么样的机会？如果他的思想要正式进入一个地球人的躯体，就先要那个人死亡。

南星不是凶手，绝对不是。

他目前的处境如何？他心情又如何？我都担心至憔悴。

南星的长辈如何锁住他的思想电波？他如何偷偷的与我联络？可怜的南星。

他的遭遇使我想起地位不相称的男女受家长的阻挠 - - - - 不行，她太没有知识，出身也不好，不可救药，非得同这种女人断绝往来不可，否则就同你断绝往来。

可怜的我。

我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已经入夜。

我拉好百页窗帘。

“等我。”南星说。

等。

悲剧不是他永远不来，而是来的时候，我已经鸡皮鹤发。

快了，再隔三五七年，我也就是那个样子。

第二天我同玛丽说，我要去算命。

她说我是神经病。

再三恳求，她答允带我去见神算子。

我问：算术同命运有那么大的关系？玛丽说：命相根本是一项统计术。

譬如说，十个大鼻子都发了财，一见第十一个，就可以预测他或许也会发财。

又譬如说再那个时辰那一分那一秒出生的女人都离了婚，大概她们都是注定要离婚的。

我们经过千辛万苦，约到神算。

神算同我说：一字记之曰南，忘不得。我跳起来，哗，神乎其技。

有客自远方来，避不得。

我眼睛都呆了。

付掉相金之后，我同玛丽说，“他怎么这么准？”“三千块，小姐。”玛丽说：“他要赚钱。”“你通消息给他，是不是？”“别神经，不相信就不要去看。”“他怎么知道我南朋友名字中有一个南字？”“小姐，我发觉你越来越象无知妇孺，给你嫁了这个人，又怎么样？你会因此得道成仙？”我说：“我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”玛丽说：“每一对离婚夫妇在结婚前都这么认为，不怎么新鲜。”我说：“玛丽，你也别太悲观了，这个世界上仍有许多幸福的女人，说不定我是她们之一。”“是吗？你认为你是她们的姐妹吗？”“为什么不？”“我不认为，硕人，我们这种人，是要做到老的。有什么福可享？”“太悲观了，有不少人修成正果，靠自己一双手创出奇迹。”玛丽说：“要靠自己的手，情愿没有奇迹。”“唉，我心情已经不好，还交这么晦暗的朋友。”“那么我们分道扬镳吧。”我说：“再见珍重。”我回家去伤神不在话下。

重新去上班那天是个大雨天。

小四开车来接我，怕我起不来。

他的恐惧是充分理由的，八时到达，我仍然躺在床上，他做好做歹拉我出去。

我打哈欠。

“别这样，振作点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”“什么新的开始？”我在车中化妆，“旧人事旧作风旧地方，乏善足陈。”车子在大雨中跳一跳，我的唇膏打横叉出去，差点有一张钟歌罗馥嘴。

我放弃。

“你当心点，大雨。”我说。

小四说：“一寸一寸走，怕什么。”我扯一扯安全带，我是一个一等一的好市民。

“表姐，你自己才要当心，”他的语气象个大人，“最近你魂不守舍。”他在公司附近放下我。

我上去报到。

一面对新老板我就后悔来复职，他是一个英俊年轻得体的男人，非常客气，太过谅解，令我自己觉得是个罪人，在他口中，这样“不要紧”，那样“没关系”，仿佛事事都是我的错，不过在他宽宏大量之下，我又得到一次重生的机会。

我忽然疲倦的不得了，他的声音在耳畔化作嗡嗡声，一会儿开会的来龙去脉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。

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呢。我情愿化身为一个幸福的住家女人，抱着孩子，翘起二郎腿吃一支香烟，盘算下午的牌搭子。

8

我想告假。

他说：“那么我们现在进去开会吧。”我脚步浮浮的跟他进会议室。

就是在这里，我与南星第一次邂逅。象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，此刻我整个人都为他改变，再也无法恢复旧观。

我长长在心中叹口气。

人在写字楼，一言一动都要小心翼翼，否则动辄得罪。在老板面前透大气？我不敢，他要是问我有什么不满，我怎么回答？在会议室坐下，我尽力集中精神，但心情不佳，低着头不发一言。

还剩下三分二空位子，人们陆续到来，忽然之间，女秘书匆匆来到我面前说：“乔小姐，”她神色慌张，“乔小姐，警局找你。”我也吃一惊，“是人还是电话？”“电话。”我连忙同新老板说：“我去瞧瞧有什么事。”他非常讶异，扬起一条眉，这种工作狂根本不会明白有什么是比工作会议更加重要。

我急步出去听电话。

“你可是乔硕人？这是警署。”“是，我是。”“你可认识一名叫谭世民的男子？”我的心马上强力忐忑的跳跃起来，一阵不祥的预感罩拢在我四周。

“什么事？”“谭世民汽车失事，现在救世医院，他要求见你一面，请你快来。”“他受了伤？”“已然昏迷不醒，你快来吧。”电话切断。

我一阵呆，一时间没有什么感觉，我出乎意料的镇静，与女秘书说明要去什么地方，然后离开写字楼。

我连手袋都没有忘记拿。

在街车上我镇静的吩咐司机开到救世医院。

一路上我的面孔向着窗外，思维没有集中去想这件事，只觉心头酸麻。

到达医院大堂，才想发问，只听见那边有震天的哭声。

我没有见过谭世民的父母，但那个老太太在大声叫“世民我儿，你若有

什么三长两短，叫我怎么做人。”我走过去同护士说：“我便是乔硕人，谭世民在哪里？”“啊，他现在昏迷，你坐到那边去等一等，我同医生说去。”我只好坐在那个呼天抢地的母亲身边去。

大悲伤到这个时候才到达我的神经系统。我可能要失去世民了，前两日他才嚷着要为我出气，叫我供出南星的名字来，如今因为车祸，他脆弱的生命要离我而去。

留都留不住，时间不能倒退事情发生了就已发生，没有谁可以力挽狂澜。我的嘴唇不住的抖，双手紧握拳头，愤怒多于伤心。

医生出来，大家站起。

“谁是谭世民的父母？”两位老人家连忙跟进去。

一位白衣天使问我：“你就是那位乔硕人？伤者一直叫我们去找你。”我整张脸都紫青色，独独一双眼睛红了。

“伤得怎么样？”“没有表面伤痕，但是头骨破裂，脑部受损，就算救回，恐怕要做植物人。”“不！”我如万箭穿心。

护士喟然，不出声。

没一会儿，谭氏夫妇出来，老泪纵横。

医生又向我招手。

我象行尸走肉般跟着他进病房，轮到我来看看世民最后一面。

世民躺在床上，头上都是罩子管子，四周围的仪器闪烁亮光，我根本无法走近。

“世民。”我轻轻叫他。

“他听不见你。”医生说。

我只好握住他的手，冰冷，人气都没有了。

医生责备的说：“飞车！”我彷徨求助地看牢医生，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。

医生忍不住加一句：“身边的人也不劝劝他。”护士说：“当心脏停止跳动，他的生命便告结束。”“不会的。”我喃喃的说：“不会的，不可能这样的，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这样简单的。”护士说：“生命的奥秘，没有人明白，我们如何来，如何去，都没有人知道。”我含泪说：“上帝是知道的。”护士苦笑。

我低下头，到那一日，我们如在黑暗里穿过玻璃，一切明了。

仪表上面显示的暗绿色曲线忽然变为直条子，我胸中如中了一刀，世民死了。

我刚想站起来走开，忽然之间，看到世民的身体轻微扭动。

我张大嘴，以为眼花，扶住墙壁，瞪着病床。

医生比我还震惊，眼睛睁得象铜铃，大声喘息。

护士气急败坏，“怎么会？怎么会？”看着医生听候指示。

这时候仪表上的绿线又开始活泼的跳动。

“怎么可能！他脑部早已死亡。”我可没有空与他们讨论这么学术性的问题，我走近病床，只见世民的双手蠕动得更厉害。

我紧握他的手，大声叫他：“世民，世民。”医生按铃，不一会儿脚步声喋喋传来，病房门被推开，一大堆穿白制服的人冲进来。

“什么事？凌医生？”“病人，病人活转来了。”凌医生指着病床上。

诸医生围上来，全部露出不置信神色。

我泪流满面，“世民，世民。”大声号叫，如果他会活转来，我真愿一生一世陪伴他。

“拉开这个神经女人！”其中一个灰白头发的医生吩咐。

护士拉开我。

我看到世民的眼皮跳动。

“不，”另外一个年轻的医生说：“让她在这里，也许对病人苏醒又益。”那凌医生怪叫起来：“他还会苏醒？”可是事实证明世民正在苏醒中，他竟微微睁开了眼睛。

那十多个医护人员发出嗡嗡的不置信的声音，齐齐扑过去观察。

世民痛苦的转动头部，象是要把所有的管子挣脱，同难过得叫出来。

护士按住我的嘴。

医生们七手八脚的检查他，十分钟后，每个人的下巴象是要掉下来似的，面面相觑。

我高声问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凌医生说：“他没有事了。”连我都呆住：没有事？什么意思？凌医生如踩在云里，以梦游者的表情及姿势说：“他只需要修养，一个月左右便可出院。”他双目定定的走出去。

其他的医生垂头丧气。

“怎么可能！”他们大惑不解。

“十分钟前他已经死亡。”完全不明所以。

“脑部在一个小时前已失去功能。”全不置信。

我气得说不出话来，“活着不比死亡好吗？你们留待稍后开会再研究吧。”护士重新替世民整理被褥，轻轻为他拆除管子。

世民并不很清醒，又睡着了。

我问医生：“我可以留下来吗？”医生们窃窃私议，陆续散去，根本不理睬我。

一会儿世民的父母也进来，嚷着感谢上帝。

世民均匀的呼吸，安宁的躺着。

护士为他注射，他居然发出呜呜声。

“死人复活”这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医院。

当世民可以说话，我一定要好好问他，在死亡的数分钟内，有无经过一条白光隧道，看到上帝的真颜。

谭老太问我：“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吓唬我们，说世民不行了？”“也许是……诊断错误。”“我要控告这间医院！”谭老先生很生气。

谭老太见儿子没问题，马上转移目标，“你——是哪一位？”她拉住我的手，细细打量我。

“我是世民的朋友。”“很相熟的朋友吧？”老太问。

“妈妈，”谭老先生说：“还不过来看世民。”我很喜欢谭老太，充满人性，一知道儿子可以痊愈，立刻想抱孙子，从变成灰到充满希望，只需要十来分钟，了不起。

护士说：“病人没事，你们可以回去休息。”谭老太说：“总要看他清醒过来，才可以放心。”我蹲在床边，轻轻叫世民。

护士说：“我看你们也不要太过骚扰他。”“那我先回去。”我向两位老人家告辞。

回到家里，筋疲力尽，只要世民无恙，再累些也是值得的。

许是仪器出了毛病，造成适才的惊险，我想，医院实在太恶作剧。

玛丽电话追踪而至。

“硕人？谭公子如何？不行了？”“掌你的嘴！谁说的？吐口水讲过。”
“怎么？不是说垂危？”“哪里，休养一下就没事。”“嘎？”玛丽说：“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他小命不保。”“开头传错消息，吓坏人。”“你的老板很不满意你。”“我已决定辞职，谁理他是否爱上我。”“也好。”玛丽说：“想做时再觅新职。”“你以前不是不赞成？”我问。

“以前我不知道人们那么小器，不肯原谅别人的过失。”“我想好好的照顾世民。”我说：“暂时不想上班。”“会不会旧情复炽？”她笑。

“我同他，根本不是那回事。”“硕人，我看你要否认到几时，那些女孩子说你听到谭世民出事，七魂轰出了三魂似的。”“是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象在阴间兜了个圈子回来，分外珍惜一切。”“好好利用这一段日子。”第二日我到医院去，谭老太比我早到。

“醒过来没有？”我切切的问。

“醒了。”谭老太拉住我的手，“一时间没认出我们，后来才叫爸爸妈妈，可怜的孩子，凌医生同院长开过三小时会议，都说世民这次是奇迹中的奇迹。”我完全放下心来。

“世民问你在哪里呢。”谭老太喜孜孜的说。

我感动得很，把话题岔开来，“他伤势如何？”“要好好休养，医生用钢骨把头骨箍起来。”谭伯母说，“想想都害怕，我问他说，看你还敢不敢开快车。”我笑。

“他醒了。”我走过去，情不自禁，握住他的手，“世民。”他睁开眼来，目光晶莹有神，宝光灿烂。

我心一突，世民的眼神并不是这样的。

他深情款款的凝视我。

“世民。”我轻唤他。

“硕人？”他出声。

我松出一口气。

谭伯母搭讪说：“我出去一会儿。”我很感激她。

没想到世民会问：“我们几时结婚？”“病愈后才讨论这种问题好不好？”“不，”他很固执，“现在答复我，很重要。”不知恁地，他声音有种权威，叫我不得不答复他。

“世民，别叫我为难，我会在这里照顾你，直到你复原，似你这样花花公子，只要身体健康，还愁没有伴侣？”“硕人。”我心一动，转头看牢世民。

世民脸上有欢喜莫名的表情。

我起了疑心，盯着他，退到墙角。

“硕人，你不必害怕。”世民柔声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面色都变了。

“你说我是谁？”他眸子发出精光。

“南星！”我冲口而出，“南星。”“是的，只有你同我知道。”“你把谭世民怎么了？”我大声问。

“谭世民脑部受创死亡，你是目击人。”我脑里轰轰响，借尸还魂！

“是的。”“世民”说。

“你仍可读出我的思想？”我大惊。

“不，我已丧失一切异能，此刻我是一个地球人，只能活一次。”“那你如何知道我在想什么？”“猜都猜得到。”“世民，他真的死了！”我伤感的问。

“没错，他的脑细胞完全丧失功能，我的运气好，如果他五脏损失，我就来不到地球代替他。”我一步一步走近他，再也没有怀疑。

“现在由我的波段代入——你明白吗？”我不用明白，太好了，我得回南星，也得回世民。他们两个都活着。

我紧紧拥抱南星。

两个人都哭起来。

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我忽然推开他，“你刚才为何以谭世民的身份向我求婚？”“薛仁贵也得试试王宝钏呀。”他调皮的说。

“有什么好试，你又回不去！”“以后你可不能因这个原委而欺负我。”“呵南星，我怎么会。”我们又一次拥抱。

“是是。”这时候有人咳嗽一声，我们连忙松手，是谭老先生。

“我好象听到有人结婚。”老先生说。

我们的婚礼定在一个月后。

全世界的人知道了。

玛丽最不服：“他妈的，什么南星北斗，分明是装神弄鬼骗人，明明是谭世民，又不认。还说是老朋友呢，陪你出生入死，一点滋味都没有，结果还不是嫁入豪门。”我直陪笑。

小三小四很困惑，“怎么柳暗花明德如此交关？其实谭世民傻大个，没有脑筋，并不是表姐喜欢那类型，不过筛十在望，错过机会就再抓不住了。”至于母亲，她只有我有归宿便放心。

周至恒与我绝交，因我对他不老实。

他尚未动身，写封长信骂我，我本想给南星看，但南星不认得我们的信息符号，正在学，所以我有苦无路诉。

他赴机场那一日，我与南星去送他，他的心又软下来。

他叹口气，“我早说世民比我好。”“祝旅途愉快，前途光明。”我们说。

他挥手登上旅途。

他们婆婆同我说：“世民受伤后象是换了个人似的，许多旧习气不见了，又添了不少怪脾气，媳妇你要多体谅他。”南星一切都要从头学起，地球人的生活对他来说实在太陌生了。

我问他：“南星，告诉我，你千辛万苦干吗要到地球来？”“女人，女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。”“不，女人通常喜欢问：‘你为什么爱我？’”“还不是一样。”“回答我。”他笑。

我也笑。

答案是明显的。

